

戎馬關山

蒙疆喋血記

(一)

● 陳建中（筆名懷璞，前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憲政研討會副主任委員）

由京滬到華北前線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蘆溝橋

事件爆發時，我正在上海，每天從報章上看到日軍在華北各地的橫行，真是怒髮衝冠，千千萬萬的青年，都紛紛奔赴前線。但大家還以為戰事暫時將集中於華北，不致立即延伸到南方。所以我便慷慨激昂，拋下舒適的工作，留下一封信給朋友跑到南京，去見我的上司陳立夫部長。他剛接長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六部，正着手策劃各地戰地政務，及敵後游擊計劃，欣然接受我的請求，派遣我到晉察綏前方，擔任戰地政務工作。非常抱愧，連正在熱戀中的女朋友我都未打招呼，即匆匆束裝北上。

就在這一年的七月底，我們一行十餘人，（其中山西、綏遠、察哈爾各地的同志都有）搭乘蒸籠一樣悶熱的津浦路火車，浩浩蕩蕩北上，每個人都如荆軻赴秦：「風蕭蕭兮易水寒」般懷着火熱的「壯士」胸襟，經隴海路到潼關，渡過黃河，再轉回蒲路到太原。參加騎兵部隊，馳驅塞外，從事戰鬥殺敵工作。

山西自鼎革以來，一直都在閻錫山的治理之下，維持着一個特殊的局面。政治、經濟、軍事，都有自己的作法。過去多少的國內戰爭，閻氏也都有的一套不同的應付方策，使山西趨吉避凶，蒙其利而不受其害。因之山西地方建設，能有相當成就，中樞亦始終依畀甚殷。對日戰爭爆發後，他立即被發表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以晉察綏三省為管轄範圍，中央的若干勁旅，也奉調到察綏前方，交由閻氏指揮。我們是派往第二戰區工作的第一批文宣工作人員，直屬中央，接受他的督導。

對於這一位風雲人物，過去我們曾看到許多報導。可是當我正式和他對面晤談時，簡直不敢相信那一切傳說。因為他不但沒有人們所想像的軍事藩鎮那種威儀，也不像一些高官顯宦一般盛氣凌人，完全是一個儒儒雅雅的老先生，甚至像三家村的教書匠，談起話來，慢慢吞吞，操一口五臺土音，還常常喜歡談一些哲學道理。

閻錫山在山西，有自己的政治組織，理論研究機構，軍政訓練機構。也不斷的收攬各方面的人才，他有兩句名言：「存在就是真理」，「需

要就是合法」，所以他常常是採取多種不同方式，適應內外環境，以求執中運用，獨立門戶。

可是日本的侵略戰爭，卻打開了山西的門戶，平津各地的知識份子，大批大批的湧到太原，各種各式的宣傳口號也都紛紛出現。閻氏為收容這些青年，除了設有一個「犧牲救國同盟會」之外，還特別成立有一所「民族革命大學」，由閻自兼校長。以後又成立「決死隊」，以之作爲山西「新軍」的骨幹。

當時閻氏幕府的人才甚多，有「托派」的領袖張慕陶（以化名在太原綏靖公署任顧問，後至臨汾，左傾被共黨煽動羣衆公審，送往陝南略陽縣遭殺害），有中共派來的重要幹部薄一波（以後任北平中共中央財政部長），韓鈞、程子華、戎伍勝、宋劭文、張文昂、黃一飛（以後均成爲閻的軍政要員），以及上海救國會「七君子」的李公樸，著名女作家丁玲（由延安派往，任中共「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形形色色，使太原一時成爲華北左傾份子聚集的中心。共黨中央的若干重要人物——包括周恩來、朱德、秦邦憲等，都先後到過太原，拜會閻司令長官。過去共黨困

處陝北一隅，多少次企圖「渡河東進」，「向華北發展」，都被國軍攔阻回去。後來日本人爲他們製造了好的機會，當然不能放過。那時，中央亦已正式發表，改編共軍爲「第八路軍」（以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以朱德、彭德懷爲正副總司令，下轄林彪、賀龍、劉伯承三個師，并奉調入晉，參加抗戰，交由閻司令長官統一指揮。

此時北方的戰局，正在急劇變化。敵人既已掌握平津，迅即大舉向察東與平綏線進犯。最高統帥部爲迎擊敵人，發表傅作義（第卅五軍軍長兼綏遠省政府主席）爲第七集團軍總司令，並以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爲副總司令，湯恩伯（第十三軍軍長）爲平綏路前敵總指揮。可是國軍正在部署調動之際，敵人的飛機由八月一日起，便以平津爲基地，開始對平綏鐵路沿線各要點，進行偵察轟炸，陸軍部隊也分自平津、熱河，向我察東、察北進撲，因此山西的地位更爲重要，國軍衛立煌等部大軍，也奉調源源入晉，積極佈署，準備與敵會戰。

可是，戰爭的火藥氣息，卻並未減輕太原的政治空氣，而且愈來愈爲複雜。我們工作團的處境遭遇到許多困難，爲工作便利，最後我們取得閻氏同意，全部推進到平綏路前線，直接協同傅作義工作。

在古城大同的一月

在我們一行中，有一位最熟悉山西情況的同志——張慶榮，他是徐溝人，由於他的嚮導，使我們在山西所有的工作安排，都非常順利，（可

惜他於大陸淪陷時在北平被共軍槍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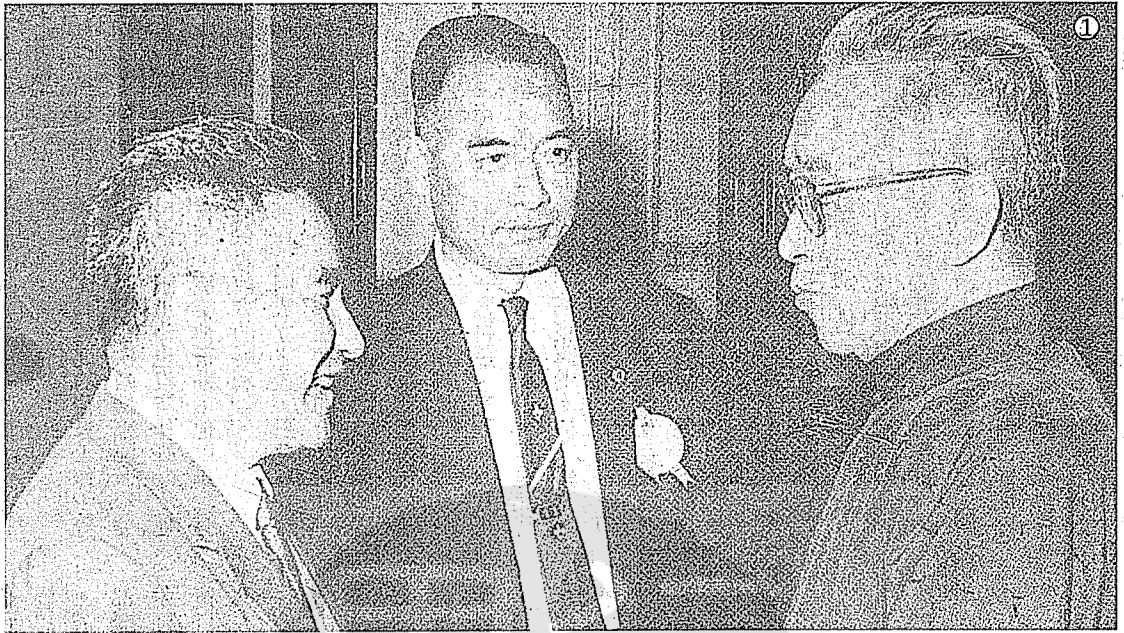
八月上旬，塞北已經是秋風瑟瑟，我們搭乘北同蒲線的客車，越過雁門關，北出長城，到雁北平原，憑弔金沙灘等古蹟，然後抵達大同（古稱雲中）。對於這個塞外古城，人們的傳說很多，遠在秦漢時代，即爲國家邊防重鎮。唐置大同節度使，遼設大同府，並建爲西京。元朝改爲大同路，明清仍恢復大同府，民國統一縣市名稱，才定爲大同縣。就地理形勢而言，大同居晉察綏三省要衝，銜接平綏、同蒲兩路，爲蒙古與內地交通的樞紐，自來即爲兵家所重視，（尤其以後通外蒙古的集二鐵路完成，大同的地位更爲重要）。而日本人覬覦內蒙，更涵有對蘇俄與外蒙的戰略效用，所以一直以張家口、大同、歸綏，作爲它主要的目標。由於以往的「百靈廟事件」，「綏東事件」，都已充分暴露日本的侵略陰謀，平綏路沿線，到處都有日本諜探漢奸的間諜活動，我政府的軍事政治設施，經常受到破壞。

國軍對於這一地區的戒備，也早注意。當時平綏沿線，密鑼緊鼓，雙方大軍雲集。敵人方面，由平津出發的有第二十師團川岸文三郎全部與第五、第十兩師團各一部及酒井兵團，沿平綏線正面攻犯南口、居庸關、懷來；由熱河方面出發的關東軍第四師團的本間旅團、鈴木旅團、直趨張北，指向張家口；另外配合騎兵兩旅，野戰重砲兩旅三團及一個航空兵團（飛機三百架）、一個戰車兵團，一個化學兵隊與偽蒙古騎兵（李守信）九個師，合共二十二萬二千人。我方在晉北及平綏沿線，計有第六集團軍（楊愛源）所轄的

第三十三軍（孫楚），第三十四軍（楊澄源）、第七集團軍（傅作義）所轄的第三十五軍、第六十一軍（李服膺）、第十七軍（高桂滋）、第十三軍（湯恩伯）；以及騎兵第一軍（趙承綏）等，共計步兵十個師、十三個旅，砲兵六個團，騎兵三個師、一個旅，合計約十六萬五千人。

敵人對平綏線的作戰，係分三路進兵。我方的部署，則以湯恩伯爲前敵總指揮，由十三軍防守南口、居庸關、懷來一線；第十七軍防守察南寧遠堡、獨石口、赤城、龍關等地；劉汝明之一四三師等部師長劉汝明；後擴編爲六十八軍（仍由劉任軍長並兼察哈爾守備軍團長），負責宣化、張家口及張北地區；騎兵第一軍全部集結集寧、陶林一帶；第七集團軍主力則佈防於綏東以及天鎮、陽高等地，以爲第二線的準備，而由北路軍總司令傅作義坐鎮大同，全面指揮督導。

傅作義的總部，初設於大同近郊的口泉（有名的產煤地區）。我們到那裏後，首先見到騎兵第一軍軍長兼晉軍騎兵司令趙承綏，然後拜見傅作義，這是我第一次會見這位「名將」，也可說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談。傅作義穿着一身布質的灰色軍裝，偕同參謀長，與我們見面。態度懇切，談話中肯，他先命參謀長，詳細說明當面的敵情，並以牆上圖表指示位置。他繼之再加分析，認爲察綏局勢，主要關鍵繫於南口之戰，湯軍也已重創來犯之敵，可顧慮的是關東軍的繞道進攻，倘張北、張垣動搖，南口與居庸關即無法防守。不過他有信心，並正在調動部隊予劉汝明支援，同時晉綏軍勁旅（指李服膺及傅之三十五軍陳



①陳建中(中)與胡適(右)鄭彥棻(左)合影。
②陳建中(前右)陪海外文化新聞界人士到前線訪問，二排中為
蔣經國。

長捷部)，也已開赴察境。故一再強調有信心打勝仗。

但傅作義對察綏，尤其晉北的後方工作，覺得急需加強。他說：「最近每次敵機來臨，都發現漢奸的活動，民衆組訓工作也沒有作好」。他希望我們在這一方面，能給他幫助，他以為「有安定的後方，才能保證前方的勝利」。

我們的團本部在大同成立之後，對此曾作過許多努力，也和傅部建立起最密切的合作關係。

可是敵軍於八月九日大舉進攻南口之後，察哈爾前方情況即急劇變化。我們派赴張垣的同志，不斷來電，希望我去那裏，和劉汝明主席見一次面。由於很多原因，一遲再遲，直到八月廿三日，我才偕同兩位工作人員一起動身。但是此時，前方戰事已非常激烈，關東軍的本間、鈴木等部及偽蒙軍，步騎聯合，猛攻張北，直指張家口。所有平綏路西來的車輛，都載滿了傷兵難民，軍隊調動絡繹於途。因而東行客車，經常受阻，車上餐飲供應全無，乘客飢餓，只有於火車停站時，隨時買點麵包之類充飢。我們行行停停，深夜十二時左右，才抵達張家口，正是前方砲火連天，雷電交鳴，一陣一陣打破黑夜的沉寂。張家口秩序實際已經陷於一片混亂，到處都是軍隊，到處都是難民；幸而我們還找到了先前派去的幾位同志。他們都是察哈爾人，在當地有很好的關係，可以設法隱蔽。萬一敵人佔領張垣，即準備留下來潛伏工作，或參加地方團隊，從事游擊作戰。這是在當時兵荒馬亂的情形下，我唯一所能作的決定，也無法再有其他更好的途徑。因為我

們已找不到劉汝明主席，也不能再向前推進去看湯恩伯將軍，最後只有再搭原來的火車返回大同。這時天空正下着細雨，所有火車內外及車頂，都擠滿了逃難的民衆，最後經由列車長的幫忙，才打開一個鎖起來的臥舖房間，讓我們幾個人從窗口擠了進去。列車在砲聲隆隆中慢慢開動，每個人，尤其察省的居民，都懷着沉重的心情，不住的回首悵望，眼看着自己的家鄉，淹沒在漫天的烽火之中。

這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我們就這樣匆忙的來，而又匆忙的告別了張垣，沒有一個人講話，更沒有一聲歎氣，漆黑的車廂裏，擠滿了沉默的乘客，人們的心裏都燃燒着一種將要爆炸的怒火。

防守南口、居庸關的湯軍，因為傷亡慘重，在二十四日撤退了，敵軍數路西進，傅作義部未能及時應援，張家口也在廿七日易手，察哈爾省政府遷到蔚縣。平綏線的戰局自此便進入一連串最艱難的頓挫！

晉察綏戰區的潰敗

日寇察綏兵團於進據張垣之後，即於九月四日成立了它在蒙疆的第一個傀儡組織——「察南自治政府」，以漢奸于品卿為委員長，同時迅速集中兵力，繼續西犯，主力直趨天鎮、陽高，我六十一軍李服膺（晉軍）不戰而逃，部隊南撤（十一、十二兩日，天鎮陽高失陷），敵人跟蹤前進，直追大同，並分掠晉北各地，第二戰區各軍倉皇轉進至桑乾河右岸，九月十三日敵佔大同，十

四日又進陷廣靈，並分向平型關、雁門關各要隘逼進，中央嚴令晉軍予敵阻擊，閻長官為整飭軍紀，在第二戰區軍法總督張培梅將軍的堅決主張下，軍法會審槍決了李服膺，軍心士氣乃為一振，連續在忻口、平型關打了勝仗，使敵人由張家口以來如入無人之境的兇鋒首次受到打擊。日本特務機關於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大同成立了它在蒙疆的第二個傀儡組織——「晉北自治政府」，以漢奸夏恭為委員長。於是一面以主力向太原方面推進，一面利用李守信之偽蒙古軍九個騎兵師為前鋒，沿平綏路前進，豐鎮（廿一日）、集寧（廿四日）涼城（廿五日）、陶林等地先後陷落，傅作義既遠去太原，負責防守歸綏的騎兵第一軍趙承綏，目觀形勢不利，竟於九月廿七日，率部經托克托，撤退到黃河以南，以致察省軍事陷於無指揮狀態，整個察綏戰局，至此一瀉千里，完全不可收拾！馬占山之挺進軍，雖曾向綏東反攻，但無法挽救大局，敵人終於十月十三日進陷歸綏，十七日佔領包頭，平綏沿線作戰，至此遂告一段落。日人以德王為首，成立了偽「內蒙古自治政府」。

我們在大同，雖然僅有一個月時間，印象卻非常深刻。尤其張垣與大同的撤退，對時局的影響實在太大。九月十二日晚我們離開大同時，偌大的一座古城，已成一片死寂，由天鎮以下，所有軍隊全部撤走，但居民猶在夢中。我們十餘人搭上早先準備好的一輛卡車，在大街巡視一週，幾乎警崗都已全無。可是最後經過火車站時，在那裏卻看到一幕最動人的鏡頭，許多由前方載



① 陳建中（右一）與蔣廷黻（右二）合影。
② 陳建中（右）與王叔銘（左）合影。

運下來的傷兵，橫七豎八的躺在月臺上，無人照顧。只有十多位穿着基督教救世軍白色制服的男女，提着馬燈，在寒風淒雨中，一個一個為他們裹傷，給他們水喝，這種偉大的精神，真使人肅然起敬，也令我永遠難以忘懷。

綏遠省自傅作義主政以來，地方治安相當良好。雖然這裏是蒙漢雜處，過去雖曾有綏東百靈廟事件發生，但所有人民對抵抗日本侵略，仍具堅強信心。傅作義由大同調赴太原後，綏境也還有四個騎兵師，兩個步兵旅以及各縣、各盟旗的團隊，足可阻止敵人的西進，不幸晉綏自大鎮以下，一直不戰而退，遂使敵人大膽的「長驅直入」，「所向無阻」！我們原來希望到歸綏時，能好好策劃一下今後的工作，誰知道那裏一切都成羣龍無首，所有機關，已決定分別疏散——一部分由包頭轉五原臨河；一部分南下渡河，到陝北榆林。我們行李尚未打開，便跟着省政府的重要人員一起南移。大家先乘火車到薩拉齊，再騎馬到托克托，這個地區屬於內蒙的伊克昭盟。由那裏南行到河口鎮，渡過黃河，經鄂爾多斯左翼旗（準葛爾旗）、空溝、越十里長灘的沙漠地，費時五日，才抵陝西與山西交界的河曲。相傳大禹治水曾經親蒞該處，鑿山開道，使洪水下流。因黃河經該地而成一大轉彎，故名河曲。我們一行至此捨騎渡河，在河曲搭上一批傅作義部運羊皮的大船，直到山西離石縣之軍渡（在陝西省吳堡縣的對岸），然後搭上長途汽車赴太原。

這一段黃河水上的行程我們前後費時八日，也可以說是人生難得的一次經歷。因為黃河水流

湍急，包頭至河曲尚為平穩，普通貨運木船，大都到此為止，充其量再前進至保德或興縣的黑峪口，以下便是處處險灘，寸步難行。尤其磧口——常言「上有天磧，下有龍門」，幾乎是無法飛渡。船主原要求到興縣為止，但押運的軍官以軍用品為由，必須直達軍渡，船夫們無可奈何，只有就地每船僱請熟悉水道的老梢工一人，負責領航，費了一個整天的時間，總算找到了，幾個具有二三十年以上經驗的老舵手。他們上船後先對全船內外，進行一次安全檢查，幾乎每一塊木板每一隻釘子，都細細驗過，然後齋戒沐浴偕同所有船員登山，到禹王廟參拜。等候天晴風靜，將每船船夫分為兩組——每組六人，負責把持左右櫓棹，各人均以粗繩與槳柄相連（同時每邊各準備五人待命），老梢二人立於中央掌舵，恍如大軍臨陣，船既開動，即請全部乘客伏身倉內，然後一聲令下，雙槳並舉，船身迅速衝向洶湧的波濤，一浪一浪，不斷經過艱苦的掙扎，和劇烈的顛簸，最後像飛箭一樣穿入一道聲震天地的激流，（實際上那是一個巨大的瀑布），大船受巨浪的衝擊，變得飄葉般渺小，在萬馬奔騰的波濤中直瀉而下，頃刻之間躍過數十里。這期間，好多次船身被衝得在大浪裏打轉，也好多次像皮球似的被拋上半空，把乘客翻騰得頭暈目眩。可是最危險的是在急駛中沖過危崖之下的一個緊急轉彎，那個懸崖是經由幾千年的巨浪沖擊而成，由對岸一直伸張到河的中間，船隻隨着奔流通過崖下，裏面一片漆黑，掌舵的老梢，完全憑藉平時的經驗，操縱船身，闖過這一道險關，稍一不慎，即

撞上石崖，船碎人亡。可是過了這一段，河水便漸漸和緩，船夫把船攏向岸邊，歡呼慶祝。這時我們才知道，隨後而行的兩條大船中，已有一隻不幸撞沉，船身破裂，三個乘客捲入浪濤溺斃，貨物不少也被沖走，河面散亂着木板雜物，望之使人不寒而慄！

當晚，船停在河邊，月光的寒流撒在河面，銀色的浪花迎風翻騰，遙望隔河的陝西，回想數月來戰場上的奔波艱險，真是萬感俱集！

日軍進攻太原棄守

平綏路各要點的失陷，無疑的更為增加了敵人對山西的壓力。使日軍毫無顧慮的集合同方面的兵力，分途向太原大舉進攻。

由晉北大同張垣等地南下的敵軍，以板垣所指揮的第五師團為主，會同關東軍第一、第十二等師團五萬餘人，首於十月十三日向我忻口陣地實行中央突破，國軍在衛立煌總司令的指揮之下，分三個兵團與敵會戰：

右翼劉茂恩兵團。

中央王靖國兵團。

左翼李默庵兵團。

雙方由十月十三日迄十八日，展開激烈戰鬥，我軍殲敵三萬餘人，一度曾經造成華北各戰場中最有利的形勢，我方郝夢齡軍長，劉家驊師長等亦不幸於此役殉國。

可是，由平漢線石家莊循正太路西進之敵，卻於十月十六日攻陷了山西東部的大門娘子關，當時鏖入之敵第二十師團一部份，曾被我孫連仲

部包圍，最高指揮部命令十八集團軍朱德部由平定西南山區側擊，而該軍遲滯不前，以致晉東各要點先後陷落，敵人陰謀得逞，太原側背遭受威脅，華北整個戰局也受影響。

我們適於此時，由綏遠經晉西北之離石乘車到達太原，那裏已處於一片疏濶狀態。閻錫山的長官部及山西省政府，都搬到了晉西南的臨汾。閻氏移節南下之時，把太原的防守責任交給了傅作義。

實際上，這時太原的秩序已非常紊亂，城內商店大部份關門休業，城郊到處有亂兵騷擾，軍事當局為維持治安，制止搶掠，組成若干「執法隊」，經常抱着司令長官的「大令」，各處巡行，他們有逮捕、審訊乃至就地正法之權，所以太原的四個城門口，各豎有高桿一個，上懸連法被斬的人頭，鮮血淋漓，使人望之寒慄！

日軍對太原展開全面攻擊之前，即採取空軍與機械化部隊的密切配合，每日由晨至晚，飛機不斷出動炸射，造成人心最大威脅。傅作義日坐愁城，早晚都在他設在城牆防空洞的辦公室，聽取各方面的電話電報，一切表現一籌莫展。每次接到一個不好的消息，總是繞室徬徨，據說也有幾次抱頭痛哭。記得我去拜訪時，他的談吐，完全失去在大同那樣的氣概，說到前方戰事，不住的緊皺眉頭，唉聲歎氣，不能有決斷的答復。相反的，我對他却說了不少寬慰的話，並告訴他們願留下來和他一起工作。他深為動容，特別指定了林可民負責和我聯絡。

這時太原的防空設備已經拆走，敵機隨時臨

空侵擾，當我走出傅作義的辦公處時，正巧又碰到三架敵機低空轟炸，我匆忙中跳下街道傍邊一個單人防空壕躲避，可是緊跟在我後面，卻有一位年輕的女士也跳下來，一陣機槍的吼聲，使兩人緊緊的擠到一起，等到敵機遠去，我才細看了一下這個年約二十來歲，面貌秀麗的少女穿着一身不大合適的軍裝，腰身勒着皮帶，臂章上三個醒目的紅色大字「決死隊」。她被飛機的炸射嚇得一直在哭泣，全身不停的發抖，口裏還在叫着：「媽呀，媽呀，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我只好安慰她：「小姐，飛機已經走了」，她才抬起頭來。我打趣的說：「你不是決死隊嗎？不要再怕了！」她紅着臉告訴我我是從北平來，和同學們一起參加了「決死隊」。傅作義指定和我連繫的林可民，乃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原名林京，是國民政府林森主席的過繼兒子，曾經一度為桃色事件轟動美國新聞界。被召回國後，經林森主席指定到綏遠前方去追隨傅作義工作。

我們在大同便已相識，在砲火威脅下的太原再見，彼此更覺親熱。他有一部性能很好的收音機，每天可以收聽到世界各地的新聞報導，隨時轉告我們。我的電臺與中央早晚通報，也常代他傳達消息。太原緊急後，他致電乃父，請示其今後行止，林森的回答是：「一切聽從傅總司令的命令」，因之他只有留到太原，我們在敵人的炮火下常常聚首一處，傅作義恐怕他寂寞，還安排了一位黃某女士和他一起作事（據說是傅的乾女兒），他們便因共同患難而成爲最親密的鴛侶，太原失陷前兩人偕同逃出，不幸在離石一個小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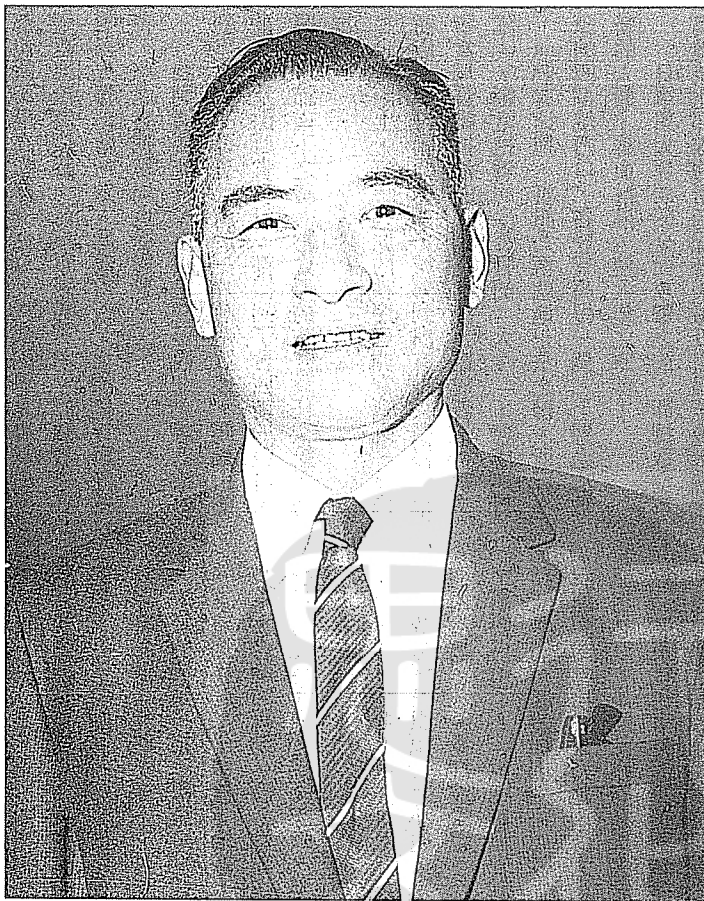
與亂兵衝突，雙雙被殺。爲記述這一位青年朋友的死，我曾於民國二十八年，寫過一篇專文，在西安的報上發表。

太原的保衛戰，實際上在二十六年的十一月一、二日就已開始。國軍雖然已部署了新的陣地，但敵人分自東、北兩面發動攻勢，並以陸軍及機械化部隊會同行動，首先佔領太原的東山，俯制北郊獨立煌軍陣地，砲火直接威脅城區，傅作義本來就沒有與太原城共存亡的決心，當前的形勢，更促成了他撤走的念頭，十一月九日，他率同幾個親信隨員，匆匆出城，我們聽到消息爲免被俘，只好也突圍西行，太原就如此輕易棄守！

傅作義在內戰中以守涿州成名，可是守太原卻與唐生智的守南京一樣，敵來我走，對歷史無法交代！戰略家評論，中國的對日抗戰，晉察綏戰區的潰退，比南京的撤退還要嚴重。因爲前者很多是失和，後者則爲戰略的安排。

敵機砲轟搶渡汾河

日本在晉察綏地區初期的戰略，盡量的採取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作法，力求快速前進，佔領重要點線。我們也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參加了四次的「大撤退」，由張家口而大同，由大同而歸綏，由歸綏而太原，奔波數千里。各次狀況都不相同，最狼狽的無過於太原撤退。因爲當時我們以爲太原必守，大家對傅作義也頗具信心，想不到他看到形勢不好，便不聲不響的開溜，我們深夜聞變，情勢已非常緊迫，匆促將所有人員分爲三批，向臨汾集中。第一批由賀鳳舞率領，（他



作者陳建中早年的照相。

原在晉北擔任地方團隊團長），搭乘同蒲路火車，一直南行；第二批由陳國興率領，（他是大同黨部的負責人），隨部隊搭乘汽車，循公路線前進；第三批由我率領，押運電臺，以馬車一部為運輸工具，經晉西逐步轉進。

可是等到我們最後一批一行四人，雜在混亂的軍民撤退行列，擠出太原西門時，情形非常紊亂，無數的人畜，爭相奔走，擁擠不堪。尤其大隊人馬到達汾河。正是天色黎明，大木橋已局部受到破壞，車輛渡過相當麻煩。這時太陽卻在人們的焦灼中爬出雲端，接着敵機兩架由東邊天空

出現，越過太原城垣後即開始低空掃射，等候在汾河邊的人羣立即慌亂四散奔逃，隨之「轟隆」「轟隆」的巨響，炸彈紛紛投下，無數的人、無數的馬匹，一排排倒下，鮮血染紅了河水，喊聲哭聲混成一片，這真是一幅最殘暴的血腥屠殺，我和一位同事，幸好伏身於大橋的木柱之下，未被炸中，半小時之後敵機逸去，我們才設法集合，可是車夫已經失蹤，四個人慶幸生存，費盡全力，把馬車趕過河西，繼續跟隨人潮前行。但敵機仍然在後追擊，不時掠過頭頂，進行炸射，所以誰也不敢停留，雖然人困馬乏，饑餓交迫，還

是拼命趕路。最後我們的馬終於無法支持，倒在路旁，我到附近池塘弄了些水給馬吃，還是無補於事，眼看夕陽西下，夜幕低垂，只好拋下馬匹，四個人推着車子，走進清源縣的杏花村。這個有名的產酒盛地，此時已無一居民，到處都是過境的亂兵，我們幸虧在太原出發前已全部武裝，並有兩枝步槍、四枝短槍，因之很容易的找到一間空着的酒店，關起大門，留一人警衛，二人去找食品，我頹然倒臥在木板床上，全身骨節似乎都已散開，等到一覺醒來，他們居然弄了一點麵粉，煮熟後熱騰騰拿出，四個人狼吞虎嚥，還喝了幾大盃酒。

時近黎明，鎮上仍槍聲時起，喊叫不絕。突然有大批亂兵破門而入，聲勢洶洶，因我們早有準備，鳴槍制止，才免於一劫。也由於這一次的經驗，使我們更加謹慎，並和湯恩伯部一些失散的官兵聯合，相互照應，找到拉車的牲口和馬夫，設法就道，經清源、石侯、文水、汾陽、孝義各地，每晚並與臨汾及中央通報。

在南行的途中，我們獲悉敵人已於十一月十二日正式進入太原，為鞏固其侵略成果，積極在淪陷區進行政治的安撫，設立各級漢奸行政組織。

并繼二十六年十一月廿三日，在歸綏（後改為厚和市）成立以德王為傀儡的「蒙疆自治政府」之後十二月十日又在太原成立了偽「山西省自治政府」，十四日更以大漢奸王克敏為首，在北平正式演出所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醜劇，用以全面執行對華北地區偽組織的領導。（待續）